

非虚构作品展

检察诗人作品展

押送者

李洪峰



雨过天晴，透过车窗侧方玻璃看出去的城市渐渐清晰。

橘园

赵敏

在冬的扉页上
蜜橘攀起了火焰
于叶间燃烧

蔚蓝的天空下
飞翔的自由与丰收的欢畅
碰撞出喜悦的交响

晨霜轻蘸秋的金黄
在绿叶间浅漾
寒风拨弄残红的交响

听觉与视觉协唱
时光的琥珀中
定格成一张不动的风光

阳光驱散枯叶的忧伤
瘦影如时光的韵章
嗅觉同灵魂共赏

雾霭轻触飞鸟的翅膀
天空低成
梦的毡房

初冬，你将崭新的诗囊
送入
我期待的手掌

(作者单位:江西省南丰县
人民检察院)

江南

李娅楠

于你眼眸深处，
我望穿千年雪山，
那是岁月冰封的誓言，
在时光里高悬。
檐下雨落，
滴在你曾经盈舞过的石面，
每一滴都似音符，
奏响古老江南的和弦。

风如低吟的诗人，
轻喃着传奇与浪漫，
你款步向前，
似穿越全世的谪仙。
我撑伞疾趋，
唯恐惊扰这如梦画卷，
衣袂翩翩，
追随着你的步履翩跹。

越过几座桥，
似越过岁月的门槛，
水汽氤氲，
衣袖半湿亦浑然不管。
你轻语“天色不晚”，
宛如神谕一般，
刹那之间，
我已置身于江南的温婉。

江南啊，
是水墨晕染的诗篇，
是乌篷船头摇曳的思念。
青瓦白墙下，
繁花似繁星点点，
映照看旧时光里的悲欢。

那雕花的窗棂，
透着岁月的幽远，
仿佛仍在诉说着往昔的缱绻。
临水的轩榭，
飞檐翘角似展翅欲飞的灵燕，
静卧在碧波之上，
守望看水乡的变迁。

雨巷中，
油纸伞似盛开的花盏，
你的身影在巷口若隐若现。
我听见，
评弹声从雕花窗格飘远，
那是江南的心跳，
在岁月里缠绵。
巷边的垂柳依依，
轻拂着行人的肩，
似在挽留，
又似在送别这匆匆流年。

河流是大地的琴弦，
每一座桥都是音符的据点。
河中往来的小船，
船头坐着摇橹的老汉，
吱呀吱呀，
播出了一方天地的安然。
我们在江南的怀抱里流连，
看渔火明灭，
听钟声悠远。

这里的每一寸空气都藏着眷恋，
让灵魂沉醉，
不舍离散。

(作者单位:江苏省宝应县
人民检察院)

杂，李红军还是头一回来，哪个门进哪个门出都搞不清楚。他叫小刘把车停好后也加入进来。从下警车那会儿开始，李红军就用贾云天的汗衫把他的手铐盖住，免得锃亮的手铐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

在一楼抽血室，李红军和华哥带着贾云天来到登记处，一名中年女护士抬头看了一眼，似乎很快就明白了体检对象是谁，她立刻叫一名年轻的女护士过来抽血。年轻女护士看上去像个实习生，稚嫩的脸庞就是证明。小护士叫贾云天伸出左手。李红军把汗衫拿开，手铐露了出来，小护士似乎一下也明白了体检对象是谁，脸色一变。房间里除了护士，就是李红军他们，没有其他人。

贾云天的胳膊脂肪多，小护士在他左胳膊找不到血管，换成右胳膊，找了老半天才找到血管，针头扎进皮肤左刺右探，也是老半天才刺进血管。终于，一股鲜红的血液进入导管慢慢流进试管，可一会儿就不来血了，小护士用手拍了拍贾云天的胳膊，仍不来血，而且抽出来的血还有些气泡。小护士用一根棉签压住针眼处，轻轻拔出针头，又递给贾云天一根棉签，叫他压一会儿。她拿着试管举至眼前，看了看血量，嘟着小嘴，微微摇了摇头，叫李红军拿到五楼检验科去问问不够，不够的话还要重新抽。李红军接过试管，递给小刘。小刘拿着试管迅速向五楼跑去。李红军他们三人在抽血室等着。几分钟后，小刘下来跟小护士说：“检验科的人说够了。”

正常情况下，在一楼抽血室抽完血，体检者就不用管了，试管由医务人员送到检验科，但因贾云天的血量较少，才出现叫本人拿去问的情况。贾云天这个体检对象特殊，不可能让他本人去，这事李红军他们就帮他做了。

李红军心想，要是原来的贾云天到医院体检，院长可能会过来亲自陪着吧？唉，何苦呢！此时的贾云天自始至终一声不吭，他此时的脆弱还需要一丝坚强来支撑吧？

赵教员跟李红军打电话说，他完善好相关手续后，自己开车到市看守所，李红军这边体检完后就直接过去。

4. 做完体检已是晚上7点。市看守所里肯定已开过晚饭了，这会儿把贾云天送进去，就没有饭吃，怎么办？“老贾，你血糖高不高？”“有点高，不过，还行，只要不吃太甜的。”“面包如何？不含糖的荞麦面包吃不？”

“没问题。”“牛奶呢？”“也没问题。”“好。”“谢谢，谢谢。”贾云天望向李红军，眼里有了一丝雾气。

从医院到市看守所的路上，李红军叫小刘找了一家面包店停下，给贾云天买了些吃的。贾云天接过李红军买的的面包和两盒牛奶，说：“谢谢，谢谢，其实一盒牛奶就够了。”李红军说不急，在车上慢慢吃，慢慢嚼，吃饱饱，进去后恐怕就没这么方便了。

不到半小时，李红军他们来到了市看守所。车一进大门，赵教员立即过来带贾云天到值班室办理人所手续。

一切妥当，已近晚上10点。当看守所值班民警把贾云天带至里面那扇高大的铁门时，贾云天回头跟李红军说了一句：“您是名优秀的法警，心很细，我会好好配合检察官和管教，心态放平，重新做人。”李红军一笑：“我相信你。”

随着响亮的“哐当”一声，那扇又高又实的铁门关上了。李红军的心这才放下，才听到肚子在“咕咕”地叫。他掏出手机，给李支队长和魏主任发了条同样的短信：“人已安全送达。”

垂下手臂，他抬头看向天空。一轮皎洁的明月挂在深蓝色的夜空中，夜空中，还有繁星闪烁。

(注:文中嫌疑人系化名)

(作者单位:四川省邻水县人民检察院)

燥无味的案卷背后，有多少未曾窥到的真相，牵系着多少家庭的期盼，唯有更加用心，增强亲历、慎重对待，方能不负肩上的责任，不负生命的来去。

再看凌霄，我心生钦佩。古人说“凌霄之志，非池中物”，便是说它虽出身泥地，却梦起云端，哪怕遭受嘲讽误解，仍能专注自我向上攀升，越是酷暑难耐越能开出鲜艳的花朵。就像一代代检察官，在不同的时代，以扎实的工作作风和不畏艰难的坚韧精神，绽放灿烂的检察之花。

这个夏天，认识凌霄，感于凌霄。在凌霄的坚韧之歌里，我听到了生命的力量，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它仿佛告诉我，无论面临何种境遇，只要心中有梦，脚下有力，就能攀上人生的高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作者单位:湖北省荆州市江北区
人民检察院)

着，哭了，眼泪簌簌而下。李红军叫前排的赵教员递过几张纸巾，贾云天又连说“谢谢，谢谢”。

行至中途，也是此次行程的一半，刚好有个服务区。这条高速，李红军太熟悉不过了，以前在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时，经常跑这条路。李红军叫小刘开车进服务区休息下，喝喝水，上厕所放水。按原方案，如果贾云天不上厕所，除了小刘，李红军、华哥、赵教员轮流下车上厕所，每次只能一人。李红军记得贾云天说过去在服务区停一下，但还是问贾云天要不要“方便一下”。贾云天回答要，不过他向李红军提了个请求——不能在车上把他的手铐解了，不戴着出去。他保证下去不会乱来，绝对配合。李红军答应了贾云天的请求，贾云天连说“谢谢，谢谢”。

其实这个服务区与贾云天以前工作地相距甚远，连大的方位都不在一边。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天地之间，有时很大，有时却很小，贾云天怕万一碰到熟人。他向李红军提出的这一请求，也是人之常情，这一点李红军当然明白。不过要在百分之百的掌控之中，否则李红军不会答应。

李红军在车上打开贾云天的手铐，顺手揣进右侧裤兜。华哥先下车，接着李红军下车，贾云天再下来。然后贾云天走中间，三人成行，径直向厕所方向走去。服务区的很多人都向他们投来异样的眼光，虽然彼此之间都不认识，也没人来问，但似乎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两名穿制服的警察一前一后把一名穿便服的人夹在中间，傻子都明白发生了什么。

恰恰这时，一个中年男子从男厕出来，眼睛直往李红军他们这边瞅。李红军第一时间注意到了。中年男子走近了，好像想要开口对贾云天说话，嘴巴刚张开，李红军犀利的目光向他扫过去，几乎与此同时贾云天迅速把头摆向一侧。那人张开的嘴合不拢，睁着双眼，呆住了。李红军轻声而有力地叫了一声前面的华哥，华哥回答“明白”，加快脚步，迅速进了厕所。

小刘也下车上厕所。赵教员留车上，全套法律手续在他包里。到达目的地前，人不离车，包不离身。在服务区这种场合，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而且上厕所动作要迅速，绝对不能逗留。李红军他们各有分工。

每年上级组织法警集训，李红军和华哥的考核都是优秀，无论是射击，还是擒拿格斗和五公里长跑。虽然都是四十多岁快半百的人了，岁月老了容颜，但个人素质和精气神仍在，不减当年。

3. 约10分钟后，人员全部上车，继续出发。

上车后，贾云天很自觉地把双手伸给李红军。李红军摸出裤包里的手机，两声清脆的“咔嚓”声在车里响起。李红军侧身帮贾云天系好安全带。

“老贾，那个中年男子你认识？”“嗯。”“他是谁？”“一个房地产老板。”“哦……”

车上，李红军把刚才碰到的一幕搞明白了。

车里又开始了沉闷，唯有小刘手机导航偶尔发出那标准的女中音。行驶在中途，贾云天困了。李红军见他的脑袋像啄木鸟一样不停地点头，就叫他靠着后背睡。一会儿，贾云天就进入了梦乡，还发出了鼾声。昨晚没睡好？今天一早接到他时，李红军看到他的眼圈是红的。这一路上，贾云天可以睡，但李红军他们是绝对不能迷糊的。

时间过得很快，到市人民医院已是下午3点多了。李红军他们分头行动。赵教员帮贾云天把体检手续给李红军，自己到市公安局完善相关手续。

这个医院真大，这里的环境更

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从知道贾云天的身份开始，李红军就在暗暗地做功课。网络真是个好东西，百度一下，就搜到了云海市的发展情况，以及贾云天在位时的相关工作报道，还有很多有关他的视频资料。可如今的他与那时的他简直天壤之别，无论是声音、气质、形象、谈吐，贾云天都变了。此时的贾云天说话很注意声调和用词，显得小心翼翼。

避开案件，寻找对方感兴趣的话题，这是多年来李红军押解犯罪嫌疑人的经验。善于寻找聊天时机，聊天时也不是一味地聊下去，有时聊到中途戛然而止，还夹带着不少做人道理。要让对方知道自己此时身份已发生了彻底变化。

贾云天可能没想到，边上这个看上去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李警官很能聊，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古代的，当今的，中国的，世界的，无所不聊，而且几乎无所不知，正好是自己比较熟悉的，这让贾云天脸上展开了笑容。李红军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从留置点出来见到贾云天第一眼起，就没见他开过玩笑，总是心事重重，低着头走，生怕把脚下的蚂蚁踩了，不愿抬头，不像他以前当市委书记时那么高昂着头。在李红军的引导下，贾云天完全沉浸在天马行空的龙门阵中，似乎忘却了曾经的宦海沉浮。聊着聊着，贾云天沉默了，仰望车顶，“唉”的一声，情绪终于又一次低落。

“我伤害最大的就是我的女儿。她正在上大学，以前以我为骄傲、自豪，现在……”贾云天没想好该怎么抬起头来了……”贾云天自言自语，说着说

灭灭，人们陆续离开办公楼。那藤，矗立着默默不语，那花，依然精神抖擞。

夏日暑意渐浓，树焉了，草枯了，蝉鸣嘶哑疲倦。平凡琐碎的日子里，堆成山的案卷，日复一日的文书，让人心生疲倦。这时候我习惯步到窗前，看藤蔓在热浪翻滚里葱茏，绿荫不减，花儿竞相绽放，开得肆意张扬，你方唱罢我登场，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永远一副斗志高昂的样子，静看片刻再回到桌前，也是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充电。有一晚，台风余波掠过，晨起看到枝条一片狼藉，花儿折损一地，觉得有些可惜。不想次日便有新花蕊抽出，没过几天，新枝也摇曳着在微风中轻舞。我不禁惊讶于这藤，生命力是如此顽强不屈，拿出手机百科查一查，原来，它是凌霄，它竟是凌霄。

初识凌霄，是舒婷的《致橡树》：“我如果爱你——绝不攀援的凌霄

环线。车速上来了，但不能太快，李红军先跟驾驶员小刘交代过。驾驶室气氛沉闷，只有小刘手机不时发出导航声，那是一个标准的女中音，清脆悦耳，动听提神。就这样一直沉闷，大约半小时后，车辆驶过收费站，正式上高速了。

按照这个车速，李红军心算了下，到目的地至少还要5个小时。到了之后，首先要到市人民医院对贾云天进行人身体检，人身体检的手续也在赵教员那里。李红军心里想，有公安同志一起方便多了，毕竟他们很多程序都熟悉，也常跟市人民医院和市看守所打交道。

“老贾，你们云海市搞那个家兔养殖，那些年还是非常有名呢，电视里经常打你们那儿的广告，产业发展得很好。”李红军打破了沉默。

贾云天一下子没缓过神来，不知道如何回答。从一上车，他透过车窗玻璃就在东张西望。他已经有些日子没见到这样的景致了，街道两旁的树和那些高楼大厦如电影画面般清晰闪过。此前出发时，天空还飞着毛毛细雨，车窗被雨淋着，透过车窗侧方玻璃，看出去的城市非常模糊，车前雨刮器有节奏地刮着，影响了看前景的效果。贾云天在位时应该常来省城出差开会，但这会儿他根本不熟悉周围环境，不知道车开到了什么地方，也不好出声问。

“是的，李警官。那些年是很火热的，我们市以这个为龙头产业，还搞了几次大型展销会，全省现场会还在我们那儿开过，吸引了不少外地的客商来投资……”贾云天没想好该怎么开口，就对上了自己熟悉的话题，于是

不知何时，办公楼院子里长出一株不起眼的藤，春天里默默攀爬，没多久便荫庇凉棚亭亭如盖，枝叶极尽舒展，翠绿欲滴。某个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落，藤上的花儿开了。橙色的花朵并不繁复，却异常鲜艳，像喇叭，像晚霞，先是单朵独放，孤傲地展示自己的美丽。赵教员坐在前排的副驾驶位置，也是一身制服。贾云天顿时有点手足无措。

李红军与贾云天就这么初次见面了。

致凌霄

彭寰

不知何时，办公楼院子里长出一株不起眼的藤，春天里默默攀爬，没多久便荫庇凉棚亭亭如盖，枝叶极尽舒展，翠绿欲滴。某个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落，藤上的花儿开了。橙色的花朵并不繁复，却异常鲜艳，像喇叭，像晚霞，先是单朵独放，孤傲地展示自己的美丽。赵教员坐在前排的副驾驶位置，也是一身制服。贾云天顿时有点手足无措。

朝霞透出云层，花蕊间挂着露珠，身着蓝色检察制服的人们三三两两从藤下走过，不经意间碰到垂落的卷曲触手，仿佛是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新绽放的花儿站在藤架最高处沐浴着阳光，目送一辆又一辆警车出发。透过办公楼的窗户，它悄悄地向里张望，有人伏案阅卷，有人激烈讨论，键盘的敲击声此起彼伏。直到月明星稀，灯光明明